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于少保萃忠傳 第二十七回 兩忠臣諫諍遭讒 女妖精遇正現形

于公上表固辭。景泰再四勉留，只得仍舊供職。帝因懷獻之亡，日夕在宮流涕，不視朝者數月。時有監察御史鍾同，素懷忠鯁。因景帝易上皇儲宮為沂王，每獨坐深思流涕。嘗欲上疏諫諍，蓄意而未及。後見懷獻身薨，即欲上疏請復。適禮部郎中章綸過訪，鍾同遂問章綸曰：「桐山（綸字）有何事見教？」章公出袖中復後復儲之疏。鍾同看畢，曰：「弟有此心久矣。」亦出所奏之疏與章公看。綸曰：「可見二人同心。或得天祐，感動上心，復後復儲，少舒一念之誠。願顯狄梁公之微忱，甘受殷比干之慘酷。」二公慷慨泣下。鍾公遂囑咐家人曰：「明日可抬棺木在朝門俟候。」二公作別，各呈稿與堂官看。鍾公送稿與都御史劉廣衡。衡曰：「此本不宜上，上之恐有不測之禍。」二人不聽所言。章公亦送稿與禮部尚書胡濙。濙曰：「二位何自處死？」綸曰：「某等已置死生於度外。」明早，遂共進其疏，云：

禮部郎中臣章綸，監察御史臣鍾同，奏為奉養聖躬以敦孝義，懇復後、儲事。臣等切見先年太上皇帝拘留北地，皇上撫有萬方，屢降詔書，以大兄皇帝鑾輿未還，敵仇未報，為上皇之心，即堯親九族，舜徵五典之心也。賴郊廟神靈，陛下聖算，迎歸上皇於南宮，可謂遂至願也。昔太上皇帝君臨天下，□有四年，是天下之主，與陛下同氣異胞。陛下曾受封冊，是上皇之弟，亦上皇之臣也。況上皇天性謙沖，意無被此。伏望皇上於朔望日，或節旦，率群臣朝見上皇於南宮，以敦同氣之情，以隆君臣之禮，則天下國家之福，萬世帝王之法也。臣等切見北極五星明朗，以臣觀之，是復中宮之象，不虛其位也。前詔冊妃汪氏為皇后，以厚大倫之原，是已正位中宮，而孝敬勤儉之德，聞於中外矣。又詔冊世子母杭氏為皇后，是固母以子貴，而中宮久讓而弗居。不意世子薨逝，臣民痛心。皇上當復召汪氏於正宮，則六宮之儀範既正，而國家之本，風化之原，自可表率四方，流傳萬世矣。至於皇上推念同氣之誼，詔沂王復居儲位，以候皇子生。如此，則五倫全備，而和氣充溢於宮廷；萬姓愛戴，而歡聲洋溢於四海。殆見天心自回，災異自弭，而外寇不足平矣。臣等不勝戰慄冒死以聞。

疏進，日已墜西矣。景泰看畢，大怒。時宮門俱閉，乃傳旨從門隙中出，命錦衣衛官，即刻捕二人入獄。時章、鍾二公，從早晨在朝門外，俱抬棺木俟候。候至晚，忽內廷旨出，命捕二臣。二公即往獄中。

第三日，又有旨命刑官勘問，必有與在朝大臣或同南宮通謀者，著嚴加拷掠。刑官奉旨，遂大肆拷掠，令誣引大臣通謀等事。二公曰：「此事出於吾二人本心，有何通謀者？今日拷死於刑下，吾所甘心。雖斬之西市，慨然就死！」刑官必欲迎合上意，重加拷掠，幾死者五、六次，並無一言牽及他人，但曰：「皇天后土，得上復後復儲，聖心感悟。吾二人朝聞俯從，夕死得所矣！」果然蒼天垂念忠義，忽然風雨交加，黃沙四起。三日，景泰親見天變，亦有悔心，乃密令錦衣衛官緩其刑梏，令禁錮終身，勿得言事。

一日，于公因景泰召見便殿，公候諭完，乃即面奏曰：「臣切見懷獻太子立未逾年，即拘疾而薨。此亦天意有屬，非人力所能強也。近章綸、鍾同所奏之疏，未為無當，乞陛下容有。」景泰聞言，佛然不悅曰：「卿亦為此言耶？」即命駕進宮。公悚懼而出。當有內監與安見公奏語，亦歎曰：「此足見于尚書忠心為國固本也！」後于公被石亨、徐有貞誣迎立外藩，不保奏復立皇儲為言。于公曰：「我曾面奏復立沂王與章、鍾之奏可有而優容，行之未為無當。此言景泰近侍內臣皆知之。」時上皇詰問內廷數人，人人畏罪，不敢言有此語，而公之冤不得白。吁！此亦公之數也！

且談邊上巡撫副都御史年富上本劾奏：「總兵石亨蒙蔽冒功。將手下伏役廚子楊增，自小在石亨家做廚子，並無折箭之功，乃冒軍功，授千戶之職。其父楊海，亦冒授指揮之職。此皆冒軍功，擅爵賞，欺朝廷。臣職居總制，不敢隱默。謹此奏聞。」旨下，著兵部知道。于公見了，遂寫牌著人戒飭石亨。石亨見牌，心中不悅，深恨于公，反疑公故今年富劾他，不知于公曲庇石亨多矣。先年上皇回國，朝廷驟升石亨為武清侯。亨自思：吾雖有戰功，而安邦定國之功，于公之力為多，乃列舉于公屢次大功，請官其子。景帝即封于公之子于冕為府軍前衛千戶。公即上表辭子之官，復曰：「用人之權。在於君父。石亨烏得而主之。」亨聞此語，心中甚恨，曰：「吾之好意，反成惡意。」如今又見公之戒飭愈恨，遂不遵戒，往往冒功壞法。

于公聞之，奮然曰：「朋友私情，君臣大義，安得以私情而昧公義乎！」即上疏劾奏其貪冒。疏上，朝廷旨下。即拿杜山、郭亨、楊增等提問，仍寫戒戒諭石亨並各營：不許仍前罔上辜恩，及縱容下人受財壞法，如違，一體治罪。石亨見朝廷拿了冒功人等，又查革了楊海官職，心中忿忿不樂，怨恨于公。

一日，石亨遇著吏部尚書王直於途中，亨即下馬，將前次于公奏劾之事，一一訴知王公。王尚書答曰：「於節庵一心為國，只是太甚了些。石元戎汝亦不必介懷，俱看朝廷分上。下官明日當設一席，與二位歡釋。況當國家多事之秋，若得文武同心，國家慶幸。古云：將相和，則士卒附。士卒附，則國家安。國家安，又何敵之足畏也。石雲衢切勿介意，吾當與公釋怨。」言畢各別。

王公明日果設席，專請於、石二公，飲酒解和。此時于公見四方寇盜稍寧，又是王公相請，乃即造王公之府。其時石亨已先在王公府中等候。門上人報于公忙出迎接。各相見禮畢，王公即開言曰：「前聞二公之事，下官薄設，特為二公釋情消蹤。值國家多事之秋，正將相協和之日。」于公笑而答曰：「承抑庵（王直字）公之雅情，敢不領教！正所謂國事交情，兩盡之耳。」復顧石亨曰：「老兄豈不知不佞素性執直，何必介懷？」遂相與坐席，俱開懷暢飲。款洽多時，談講些國家政事。因話之間，于公對王公曰：「當年吾遇石兄於山東旅店，僧人蘭古春相吾與石兄並令姪姪戎，俱至將相。今日果然，真神鑿也。前年聞古春病亡，其徒西白來謁，吾厚贈之遣歸。」亨亦曰：「占春神監，小弟至今念他，不知已故。」王公亦曰：「吾已曾聞蘭古春相術，惜乎不曾相會。」會談歡飲已久，於、石相謝王公，辭別各回。

明日，石亨即設筵相請王、于二公，二公亦各欣然而至。亨大開東閣，盛饌豐肴。食前方丈、優人、雜劇，迭相演戲，自午至申。石亨又令換席後堂，復邀二公進內款宴。仍命一班女樂，吹唱勸酒。石亨見二公忘懷暢飲甚悅，復令人喚侍妾桂芳出來，歌舞侑酒。於、王二公曰：「擾深矣，何必復令寵姬出來？」石亨定要款留，又著人進內催促桂芳，芳不肯出見。亨對二公曰：「小將向日鎮邊聞得有警，親領數卒前往巡哨。偶見此女投河，急令人救之。問他，他道商人之侍女。因商出外經營，年餘未回。其妻兇悍，逼迫不過，故此投河。小將聞言，即欲送歸。彼言若歸必死，即欲請吾劍自刎。吾甚憐之，因帶回家。不意此女歌舞吹彈，琴棋書畫，無不通曉，雖優人選妓，不能及也。今承二公光臨，正當令他出來侑酒。」言畢，復令人催之三、四次，不肯出來。于公曰：「他見吾二人在此，不欲出來。就罷，不必再速。」言罷，于公即欲起身。石亨再四款留，親自來喚其妾。妾只得出來相見。

那妾見了于公，欲進不進，欲言不言，只低著頭，把那身子在夾壁邊縮將去。石亨見了，大喝曰：「賤婢！不歌不舞，做出這般形狀何也！」那妾見于公嚴威凜凜，正氣昂昂，又被石亨一喝，把身子一側，響一聲望夾壁內挨進去了，連身子通不見。石亨看見，喝罵曰：「賤人這樣作怪！如何把身子通挨進夾壁去。汝快出來，饒汝之罪！如少遲延，拿出斬汝為兩段！」只聽得那夾壁內說道：「將軍不必惱我。我原非是人，乃花月之妖，多年老桂成精，變作女身。因見主帥心地有偏，故來附你。別時宴客，尚可出來歌舞勸酒。今日于爺在此，見他正氣昂昂，忠心耿耿，神人也。我妖邪焉敢上前相見？故此迴避。亦我之數該盡，從此永別矣。」大哭一聲，壁中寂然不響。

石亨見說，驚愕半晌。王、于二公，亦異其事，皆起身到壁邊看時，寂然不聞。于公叫取劍來，砍開夾壁看時，果見一老樹，約長五六尺，上有毛髮，內中有微聲。石亨見了大怒，忙取劍砍之，分為兩段。內有血滋滾出，腥穢難聞。王、于二公皆訝其事，遂辭石亨而出。彼時盡駭其事。

王、于二公，一路並馬而行，曰：「世間有此怪異之事？」于公曰：「古來有貞婦化為石，彭生變為豕，理或有之。」王公

曰：「今日妖邪，亦稱公正直，避不敢見，若武三思之妾，不敢見狄梁公，事同一轍。以予觀之，公之正氣，更邁於狄公耳！」于公曰：「不敢。妖言不足信也。」二公一路嗟呀各回。至第三日，于公亦答一席。惟王公赴酌，石亨因病不來赴席。

且談石亨送了於、王二公出門，即令人拿出妖樹，架火焚之，燒得滋滋有聲，臭穢難聞。石亨聞了臭氣，因此得疾。自思曰：「吾為將帥，死吾手者，不知多少。今反被一妖所制。」心中不樂，病日沉重，舉家惶惶。當有石亨心腹盧旺、彥敬等諸人聞亨病，即來問安。請醫調治，並祈神問卜，未見痊好。石彪亦差指揮杜清來問安。清稟曰：「大同石爺聞知大爺貴體不安，特差清來問安。」石亨曰：「吾只為妖邪所干，自覺不樂，以致成疾。汝等替吾訪有推卜應驗者，以訣吾之休咎。」杜清聞言，即忙稟曰：「有。」不知杜清所言何人？下傳可見。